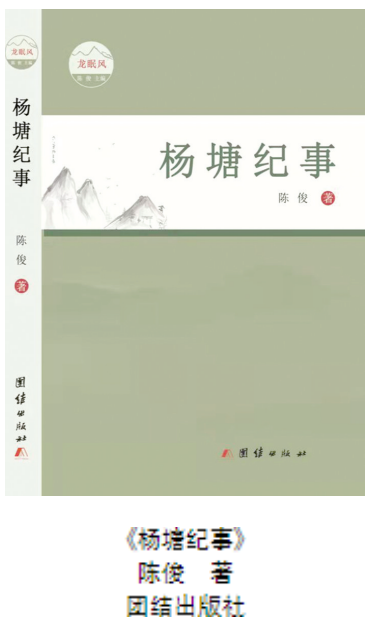


叙事文本的历史性与在场感 ——《杨塘纪事》序

黄恩鹏



像国画中的留白，靠着读者来品咂滋味。在当下的散文诗创作中，千篇一律的雷同，是非常可怕的。但是，散文诗的叙事性，决定了文字的不同凡响，陈俊把握了“微叙事”这一旨要，恰到好处叙写了他的故土杨塘。

比如：大爷爷的死，抽大烟的祖父、小姑奶奶的嫁妆、偷人声音的女鬼、后山矮松上未死的驼子、队长的老婆等等，每一个小章，都是一部记忆的断片，如同小电影，映耀历史与社会本相。《地主婆》《跛裁缝》《三娘》《光棍》等，有汪曾祺短篇小说那种味道。汪氏小说的可贵，在于他的民间性。民间是永恒的。我们不必找寻所谓的大题材来写作。我们可以尽量在一个“邮票般”的故土上，寻找诗的叙事本体。诗文本虽然不似小说文本，但是叙事性却是共同的。哪怕一个物件，一个遗存，都会生发记忆的映像。“老屋没有了亲人的片纸信息，他们被屋外的寒风偷走，被年复一年的雪花运走了手势和脚印。”（《老屋》）“在奔涌的鲁王河里，我其实只是它的一滴水，一匹浪，一条小鱼，一棵眷恋着河床的水草，一块被岁月仿佛打磨的卵石，一片飞鸿梦影。”（《心中的鲁王河》）“试剑石和读书亭像星星一样环绕着。墩似月，静。河似月光，动。”（《我的鲁王墩》），物化审美以及移情的运用，都让文本，更加厚重。

每个人的内心都珍藏着一个“神性”。这个“神性”，就是心灵省觉，就是人的心灵自观。但是，所有的事件

本身都离不开“人”这一主体，都离不开人对历史的认知。认知人性，需要反思。卡西尔《人论》一开始就说：“认识自我是哲学探求的最高目标。”苏格拉底《申辩篇》也说：“没有经过反省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。”写作是心灵的探寻，是思考的铸炼。对故土灵魂的倾听，需要平心静气，方能听见花香和鸟鸣融进溪水的籁响。片月青天，白云自在，以思无思之妙，返思灵焰之无穷。透过语言镜像，提纯深蕴其内的精神性质。墨西哥作家塞西尔·皮托尔在《逃亡的艺术》中也这样说：“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是人类的整体。”陈俊所写，是审视自身，是对一些卑微的生命灵魂的省悟。故此，文本中充盈着悲悯情怀。无论是对人物，还是小动物，还是草木，都怀着这种心态。也因此，我在思考“本土化”文本的创作，其实除了丰厚的内容外，重要的是告诉人们历史中的苦难底层民生。散文诗，应当跟其它文体一样，担当批判现实的功能。

陈俊的叙事文本，是一个独特地域发生的故事。即将小叙事化为整体的历史叙事，所承载的是整体民生的映象记忆。它是历史的，更是现实的。虽然是民间立场，但更多的，是时代的图像。历史叙事与现实比照，是陈俊的主体风格。我觉得，他应该少写他并不熟悉的非故土的作品，那些作品或是应景之作，且容易陷入同质的浅表化。当然，这不是扩容的问题。他的杨塘如同鲁迅的未庄、马尔克斯的马孔多。其实每一位作家的故乡是不同的。但对于作家来说，都应是自己故乡的代言人。他乡所观，只是皮毛或掠影，无法如同故土，深入灵魂深处。陈俊的杨塘，是一部家乡史。他以散文诗来写系列“小人物”，本身很可贵。微叙事文本能在自己身上找到些许印迹，我们何曾没有经历过呢？

是为序。

某年，我去青岛拜访耿林莽老师。耿老跟我交流了当下散文诗文本的“叙事性”。他认为散文诗的叙事性才是散文诗的灵魂。我将这次的个人交流，整理总结为如下三个方面：一是散文诗要有诗性，即审美性，不是“亦诗亦文”；二是散文诗要强调社会性并拓其表现领域，从自然百态万象，到人类社会，再到个体现实人生，都是关注的对象，也就是诗人的“在场感”；三是散文诗是诗。“诗言志”，“志”就是“事”，即叙事的本体，但散文诗，又不完全是“诗言志”，而是“以诗言志”。即以诗意打造文本所蕴含的强大喻指，映射或批判复杂的社会现实。

毫无疑问，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从家乡出发的。最初生命的原点即是自身的经历。于是便有了一种血脉传承的味道，便会留在记忆深处。也由此会生发出无限的诗意。时光愈是久远，愈是深切眷怀，愈会酿醇成难忘的生命乡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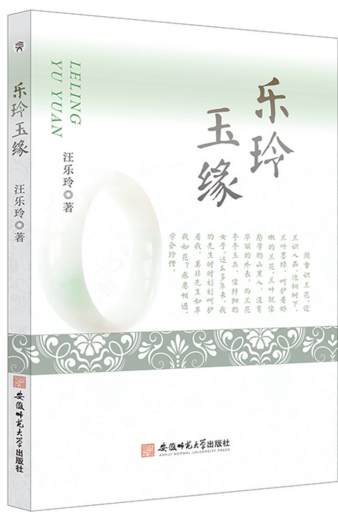
陈俊也不例外，他坚守“本土化”写作。坚持对故土生命灵魂的发掘。故乡人是怎样活的？故乡的历史是怎样的历史？故乡“杨塘”在哪里——“向北三百里是淮河，向南三百里是长江。向西三百里是楚尾，向东三百里是吴头……”像是一个圆的中心，杨塘是一个中心点，又像是一枚小小的果子，而距离之幅延地域，则是粗大的树的枝干。对地理的认知，亦是对故土的拥握。脚步从原点开始，故事从原点展开。故土温热，闪烁着人性的亮度。也因此有着叙事的文本可读性而非空洞无物的抒情。阳塘，还是杨塘？沉潜岁月深处的是一次次诘问。“每一顶草帽都有一粒菩萨心肠”“母亲住到杨塘上空的月亮里”，物件与人物，都值得怀念。人文价值体现在传统体制里。在家族谱系的链条里，一个镇子、一个村子，甚至一个人物，都有农耕文

化的烙印。

其实，散文诗不是一味抒情，或者太注重叙事性。我曾在一篇谈“散文诗的文本”中有所论及。何为文本？文本即是其中的事件，就是记忆资料。如果散文诗没有依附的文本，再有诗意，也都是无病呻吟。散文诗的诗意寓含叙事之中。所以说，“叙事性”是散文诗的灵魂。叙事性，非是那种全面的叙述事件的来龙去脉。在文本中，只有嵌入地域名称或对事件的寻绎追问，才会有意义。陈俊的散文诗在一种“微叙事”中展开。“杨塘”这一言说载体，在文本中愈显重要。所有的物象之言说似乎

迈向更成功的前方 ——序《乐玲玉缘》

罗光成



《乐玲玉缘》
乐玲 著
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什么样妙意横生的感觉。作为文联主席与作协主席，只要别人谈起写作，谈到他们如何如何在写，我的高兴与欣赏，当然还有鼓励，肯定都是

自然而然不可少的。我对他们说，很好，有写作的冲动，就要趁热打铁，一鼓作气写下去；写，不停地写，是最重要的，作品，只有写出来，才是作品，再好的构思，再好的创意，不写出来，不形成完整的文本，终究是等于什么也没有的。也就在那次，我们在路灯朦胧的人行道上，谈到了他们作品的结集出版。我对他们，特别是对汪乐玲说，希望她一边写，一边整理，等到时机成熟，先出一本，然后再写，再整理，再出第二本。我说你们现在有这样好的物质生活条件，再加上有高尚高雅的追求，真是人生美好而幸福的事情。我还说，不要急，静下心，把人生与文学结合起来，融合起来，做一个五年十年乃至更长远的规划，每两年写一本书，一本一本本地出出来，到时再精挑细选，编辑出版一套五卷本或十卷本的《乐玲文集》，那就真得是“功成名就”，人生充满别一番意趣了……

现在，汪乐玲的第一本作品集即将付梓，我为我县又多了一位拥有自己独立图书著作权的作家而欣喜。

《乐玲玉缘》收入作品34篇，是作家从近年来创作、发表的诸多作品中精选的，写景状物、触景生情，自然朴实、妥贴由心。尤其是写花，作家将一颗善于发现、敏于应感的心，融入所写的花事，与花的品质相互融和，与花的节律同步脉动，郁金香、月季、桃花、梅花、迎春花、石榴花、夜来香……花不仅成为作家写作的外部拟喻，更是作家抒写美好世界的精神符号。花与人，花与作家，因为文学的书写，而共同呈现出相互关照、相互辉映，充满勃勃生机的美妙风景。

祝贺《乐玲玉缘》的公开出版发行！希望勤奋有为的汪乐玲在夫君潘巩固矢志不移的支持下，坚守文学的本心，不忘曾经的梦想，继续深入生活，扎根人民，为人民抒写、为人民抒情、为人民抒怀。脚踏大地，仰望星空，以更加高远的情怀、更加踏实的努力，写下去，不断写下去，写出自己的第二本、第三本……乃至朝着五卷本十卷本《乐玲文集》的目标，巩固阵地，快乐前行，迈向更加成功的明天！

